

逐梦

在北沟村的大棚里……



从阳泉出发

李建永

我的人生在阳泉拐了个弯儿。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之时,可供我选择的城市有三个:以家乡山阴县来定位,就近偏北的大同市、稍远偏南的太原市和东南方向最远的阳泉市。我毫不犹豫选择了阳泉,因为它最远——也许这就是年轻人渴望远行的心吧。

刚到这座城时,正是仲秋时节。从家乡乘火车去阳泉报到,慢悠悠的绿皮车催生着我的困意……当列车员提前预报下一站是阳泉时,我顿时睡意全无。从车窗向外望去,深沉的夜色里,灯光闪耀。我的心中满是憧憬,得有多少高楼林立啊。然而,在火车站候车室待了几个小时,天亮后背着行李卷行走在大街上,我才恍然大悟。那景象,完全是山城一排一排坡度阶升的人家,在夜色掩映里家家户户灯光闪烁,因此造成的“特效”。

阳泉是一座山城。雄奇巍峨太行山,还有吕梁山,在山西境内之大势都是南北走向;然而山城阳泉的山形水势,却是两山夹一河的东西走向。阳泉有一条桃河。据《平定州志》记载:“桃水,源出寿阳县东南桃源沟……水赤色如桃花,故名”。曾经水色如桃花的桃河,那时候却已变成一条穿城而过的季节河。每逢雨季,河水暴涨;干旱年份或少雨季节,则河床裸露,砂石遍布。这成了山城人的一块心病。

两年后,我从位于桃河北侧的某中学,调到位于桃河南边的阳泉市文联做编辑。那时候,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求知。记得当时,我们围在《阳泉日报》副刊部几位年轻编辑身边,七八个文学爱好者,热热闹闹地聊着诗歌、散文与小说,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理想。大家都憋足劲儿,想搞出点“响动”来。

“响动”偶或有之。有的在《山西文学》接连发表小说,有的在《人民文学》刊登作品。每次“响动”都会在大伙儿心中激起千重浪花。我也搞出一次“响动”。1988年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发表了一篇杂文。从那以后,年轻的心开始躁动起来。在妻子的鼓励下,我这个农村娃也想走出去见见世面。正如当年从塞北向南走来,如今又扭头向东一折,为理想,为文学,从阳泉出发,走向京城。

北京在我心中,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海纳百川、欣欣向荣的超大都市。然而,闯京城,大不易。一个外地人有幸融入陌生的大都市,有时候干得风生水起;有时候又难免“水土不服”,让生活的浪花打翻在地。自十六七岁离开村庄外出上学,我从未向父母吐过苦水。一生都劳作在黄土地上的亲人,不一定了解也未必能理解自己的真实生活。逢年过节回到家,见到慈爱的父母和亲爱的姐姐哥哥,也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不过,失意的时候,我却最爱回阳泉,仿佛当初的出发,就是为了回归。

回到阳泉,当年一起搞“响动”的朋友,便会笑呵呵地聚拢到一块儿,见面只说一句“回来了”,然后便一起喝茶唠嗑,依然畅谈理想和文学。置身其中,你会感受到老友之间的真挚情感。夜幕降临,住在好友郭哥于桃河北岸的家中。夜深人静之际,我们二人畅谈正欢,每每聊得忘记了时间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早餐后,漫步桃河岸边,我被惊呆了——

曾几何时,这条自西向东贯穿整个市区的河流,变成了一条污水河,而今展现在我眼前的,却是另一番景象——一条清澈的河流,岸边花儿盛开、香气扑鼻,鸟儿在枝头欢快地叫着……眼前的景象,以及此后数日的朝朝暮暮,在桃河边的漫步寻访、实地考察,都让我领略到它的美不胜收,并进一步了解到,它已然给阳泉的市容市貌、风貌景观、生态环境,以至关乎人们一呼一吸的空气,带来了巨大的变化。

大前年,与在阳泉市文联工作的一位朋友去阳泉的盂县山区采风。朋友是阳泉当地人。车行在山路,他告诉我,盂县是三晋“进士之乡”。据《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》记载,从有科举制度以来,盂县历代进士共有161名,数量在山西全省居前列。阳泉市下辖三区两县:三区即城区、矿区、郊区,分布在狭长的桃河两岸;两县即平定县和盂县。原来盂县竟然这么厉害。这是我在阳泉时不曾了解到的。

阳泉是一座年轻的城市。它的面积在山西省11个地级市里算是比较小的,人口数量在全省也排在后面。但阳泉又是三晋之重镇,经济体量并不小,特别是文化和教育方面,发展成果令人欣慰。

这座城,有文化滋养,有历史底蕴,更有发展后劲。前些日子,90多岁的岳母打电话说,想你们哩,回来吧,阳泉换上新公共汽车啦。我仔细询问,做记者的亲戚告诉我,百度云计算中心落户阳泉,阳泉正在转型发展,数字经济换道领跑,科技赋能应用场景,比如智慧无人驾驶正在运营测试之中,你回来也许就能坐上无人驾驶公共汽车和出租车……

哦!年轻而奋进的阳泉,诗意盎然的美丽山城。在我心中,我愿意再次从这里出发!

下图为阳泉城市风光。张晨摄(影像中国)



大地



孙翠翠

三

题图为北沟村2000平方米的智能化温室大棚。

季婷婷摄

左图为北沟村的头茬西红柿上市。

季婷婷摄

下图为鸟瞰北沟村蔬菜大棚。

白振波摄

制图:赵德汝



他心心念念都是一件事——带着全村人扣大棚。

然而,把全村人组织起来干一件事,这是个相当艰巨的挑战。

3000多名村民各有各的情况,各有各的心思,怎么做到思想统一干一件事?怎么把他们手里最宝贝的土地集中起来,由村里统一规划、连片发展?

刘占文的经验就两条:一是党的领导,党员必须先打先锋;二是“民心无价”,永远把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

刘占文带动村干部、党员率先发力。村干部、党员率先扣大棚,承担“试错”风险,让农民看到发展机遇。在集中土地过程中,遇到不同意流转土地的村民,刘占文就拿出自家的地,用一亩半等地兑换村民一亩差地。就这样,村支书带头,村干部和党员们“各显神通”,通过各种让利办法拉村民“入伙”。

北沟村的大棚每栋都在3000平方米以上,造价七八万元。建设初期资金短缺,村班子成员便发动各种关系从哈尔滨、扶余、榆树等地,为村民赊电线、彩钢瓦、大棚布等,一些实在不能赊账的东西,班子成员就自掏腰包,共垫付40多万元。

近20年的基层采访经历,让我越来越感到,一位好的基层带头人的思路和决心是多么重要,会怎样举足轻重地影响这一方土地上的生计。这一点,在北沟村再一次得到了验证。

2014年,国家下发了一笔上千万元的棚膜项目补贴。为了把这笔钱用好,全省各级召开了多场调研会,研究“补给谁、谁来建”等问题。

当时,刘占文自己有一家合作社,有人劝刘占文为自家合作社争取这笔“巨款”。

可是刘占文却说:“补贴必须补到一

家一户建棚农民手中,这样才能真正让农民有积极性,真正把这项事业长远地做起来……”刘占文坚信,农民只有得实惠,才会跟着村里干,大棚事业才能往前走。

最终,刘占文为村民扣棚争取到了大额补贴。然而,因为头一年北沟村的蔬菜在向南运输时受阻,菜价一路下跌,很多农民一年的辛苦都白费了,所以大家扣棚的积极性并不高。

怎么办?

依然是党员率先发力。北沟村每名党员自领“军令状”“责任书”,带头扣棚,同时游说亲朋好友扣棚,说服普通村民扣棚。缺技术教技术,缺钱垫钱,目标只有一个——棚膜产业上规模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一年,北沟村的西红柿一入市就卖了高价,一栋大棚收入13万元左右。北沟村也成为榆树市规模最大的棚膜基地。

那时,闫桂福看在眼里,心里也痒痒的。可是,自己一家子加起来才勉强算一个半劳动力,种大棚是个辛苦活儿,自己这体格怕是撑不住,而且,一身的陈年旧债都还不上,哪来的闲钱建棚呢?

2017年,国家又来了补贴新政策。农民只需要拿出两三万元就能建一栋棚,如果自己多出力,工钱料钱还能再省省。

刘占文掂量了一下,以闫桂福的情况,应该可以侍弄一栋棚。于是,便发动党员帮助闫桂福解决钱和技术的问题。

那年7月,头茬西红柿提前上市了。一辆辆收货车开进了村子里。

大棚里,闫桂福媳妇唐井凤身上背着的小腰包鼓鼓囊囊,里面是一张百元大钞,足足有5万元。这只是她家一季一棚的收入。唐井凤嘟囔着:“秋了,再扣两棚。”

美味鱼丸

吴安钦

合而成。妙处在于,四者的比重没有定数,可谓因鱼而定。且看渔民们如何“打”鱼丸。通常是一尾三斤重的鱼,去头留尾,再弃去肚里内脏,刮鳞,剔刺。然后,用刀将鱼肉削成片状,用调羹刮掉鱼皮,再用木制的锤子用力地捶打。把鱼肉打成糜状后,调入适量的淀粉和盐。接着,再捶打、再搅拌,直至鱼肉与淀粉、盐完全均匀地融合在一起。到这时,算是完成了打造鱼丸的“前功”,即鱼丸的“皮”功。一粒鱼丸可口与否,取决于“皮”功。

连江鱼丸的一个重要特点是,取材不一,口味众多。连江县13个渔乡镇150多个渔村,几乎是一地一味,一鱼一

味。马鲛鱼做的鱼丸,鱼糜嫩;鳗鱼做的,鱼腥味较浓;带鱼做的,鱼糜松软,有清香味;大黄鱼则是做鱼丸最佳的皮料,其鱼糜柔嫩细腻,鱼味清香醇正,不腥不腻,嚼劲又足。还有鲳鱼、石斑鱼、鲈鱼等,口味丰富,难以穷尽。

鱼丸可口与否,除了“皮”功之外,内馅也至关重要。连江鱼丸所用的馅,选取精瘦肉,或剁烂成糜,或切成粒状,不调以姜末、葱珠和酱油。有馅的鱼丸曾被称作“味中味”,意为鱼包肉,食者有吃一物而享两味或多味之感。当然,一粒好吃的鱼丸还离不开余功。

不同地域的鱼丸,做法上的侧重点也不一样。比如,定海湾鱼丸,重鱼肉之

味;县城的鱼丸,却求淡其鱼味;北茭鱼丸,重皮之硬质;东岱鱼丸,倾皮之柔功;奇达鱼丸,着重于皮的细腻;晓澳鱼丸,重馅之味……爱食鱼丸者,往往各取其爱。有馅的或无馅的,大的或小的,重鱼的或重粉的,偏淡的或偏咸的……在连江,总能找到一款你所喜爱的可口鱼丸。

尽管连江鱼丸多种多样,用材不同,鱼、肉、粉、盐比例不同,打法不一,大小不拘,但是,它们的共同特点是,纯海鱼制作,鱼肉新鲜,皮实馅精,韧性十足,形状圆满,有的还晶莹如玉,不仅好吃而且耐看,并且还耐存。

连江,因为这一个小小的鱼丸美食,引得天下美食家纷至沓来,赞赏有加。

多味斋